

托尔斯泰作品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托尔斯泰作品研究

雷成德 金留春 胡日佳等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60,000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300

统一书号: 10094·541 定价: 2.70 元

目 次

托尔斯泰论·····傅希春 (1)	
迈向艺术高峰的第一步	
——《幼年、少年、青年》初论··赵永贻 (18)	
论托尔斯泰的短篇创作·····黄仕荣 (36)	
新颖别致 诗意盎然	
——《哥萨克》浅论·····谢南斗 (73)	
宏伟的画卷《战争与和平》	
·····冉国选 诸燮清 胡日佳 (90)	
人类艺术的瑰宝	
——《安娜·卡列尼娜》·····雷成德 (164)	
俄罗斯戏剧的新阶段	
——论《教育的果实》与《黑暗的势力》	
·····金留春 (231)	
托尔斯泰民间故事初探·····金留春 (257)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胡日佳 毕养赛 (280)	
论《复活》的艺术独创性·····徐祖武 (324)	
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杜宗义 (351)	
托尔斯泰的艺术技巧·····谢挺飞 (371)	

“中俄文字之交”的一页	
——托尔斯泰与中国	陈元恺(401)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年表	
.....	张鸿榛译编(419)
列夫·托尔斯泰资料中文索引	
.....	冉国选辑(467)
后记.....	雷成德 金留春 胡日佳(486)

托尔斯泰论

傅希春

(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农奴制还存在，而在他结束自己创作活动的时候，俄国却已经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他的艺术实践，持续了近六十个春秋，跨越俄国革命的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包括俄国十九世纪中和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在不倦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中度过的。他的思想在一生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在开始进行文学活动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的贵族青年，而在晚年，

他却转变成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代表。他以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观，以“天才艺术家特有的力量”，观察和描述了他那个充满变革的伟大时代，创造出了“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①的一系列的不可朽杰作。高尔基说：“他所告诉我们的俄国人民生活，几乎等于其余我们这些作品的总和，因为，六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俄，什么地方他都观察过——乡村和乡村学校、监狱和犯人发配时停留过的地方、阁臣的避难所、办公厅、农舍、旅店、和贵妇们的客厅。”^②

〔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实践，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而又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构成了一部独特的艺术史。研究托尔斯泰思想和文学创作矛盾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艺术地把握现实的规律，认识作家主观世界和他创作实践的关系，建设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艺，都是很有意义的。〕

托尔斯泰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托尔斯泰初登文坛的五十年代，他就已经是俄国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人物了。对他的作品的评论，成了当时文学界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内容之一；他本人也成了文学界两大势力竭力争取的对象。托尔斯泰的成就，托尔斯泰的研究，是这样的重要，以致在托尔斯泰晚年，在二十世纪初期，关于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的评论，竟成了一个关系着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动向的政治性的问题。当时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都在为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而去这样那样地解释、评论托尔斯泰。昨天还奉命攻击托尔斯泰的下流作家，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了。列宁说：反动派“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

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③这种吵吵嚷嚷的评论，在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导师列宁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先后发表了七篇论文，从政治、哲学和文学的角度，即从俄国革命性质和动力的角度，正确、深入、全面、精辟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为科学地研究托尔斯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言而喻，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意义，远不止此。列宁论托尔斯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我们理解若干复杂的艺术现象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样。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论文中所阐释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之一。

列宁依据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即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与俄国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讨论了托尔斯泰的思想特点，他的艺术实践跟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东西。”^④列宁把托尔斯泰跟俄国第一次革命联系起来，把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跟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廓清了托尔斯泰评价方面的种种迷雾，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列宁正确地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突出的和独特的东西，而是千百万人，主要是广大宗法式的农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所产生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并不是什么偶然的東西，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矛盾状况的反映。列宁说：“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

思想家 and 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⑤ 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归根到底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思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意义也是由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所决定的。

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一文里，科学地论证了俄国革命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而托尔斯泰的全部观点，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和学派中的矛盾，正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威力和局限性的反映。托尔斯泰对沙皇国家、对警察制度和官办教会的无情揭露和愤怒抗议，体现了千百万农民对数世纪来压迫他们、掠夺他们、欺骗他们的农奴制度，官僚机器和官办教会的仇恨和反抗，体现了农民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国家的愿望。而同时，在托尔斯泰鼓吹的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不用暴力抵制邪恶”，这类“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中，也就包含着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的不成熟、不觉醒。这是因为“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⑥ 因此，列宁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⑦

列宁深刻地指出托尔斯泰对沙皇地主资产阶级制度批判的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托尔斯泰是以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农民的心理放到了自己的批判和学说之中。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一文中说：“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到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宗法制的天真的农民才会具有，而不是一个受欧洲式教育的作家所应有的。”^⑧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的批判才“有这样充沛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⑨因此，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⑩

我们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矛盾的，这不仅是说，他的思想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个探索过程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且是说，在他的思想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上，他的思想也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作者观察、评价和描绘社会生活的角度、深度和广度又总是跟他的世界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探索和思想的变化，在他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在他所写的每部作品里，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二)

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的特征，是逐步形成的。

如上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里，俄国面临的历史使命，具体地说，是完成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托尔斯泰生活的社会条件，是他进行精神探索和艺术创造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冲突的双

方，主要是劳动人民和贵族地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托尔斯泰作为地主而处在这个矛盾之中。他精神探索和艺术活动的目的或实质，就是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他精神变化、思想转变的实质，就是从矛盾的一个方面转到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即从地主的方面转到农民的方面；他精神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的矛盾，就是他既无情地暴露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却又竭力鼓吹解决这个矛盾的反动的方法。托尔斯泰的探索和矛盾，表现在历时近六十年的漫长的过程中，包含着丰富的道路，体现出—一个富有个性特点的精神过程。比如，他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对普通人民的同情；他对地主贵族的认识，对上流社会的批判；他关于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设想和尝试；他从贵族地主阶级立场向宗法式农民立场的转变；他的基督教的博爱主义，他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抵邪恶的思想等等，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同样，他的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他卓越的艺术技巧，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他在思想上的变化和艺术上的发展，又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

托尔斯泰思想的进步性和他自身的矛盾，他的艺术才能的某些特征，在他最早发表的三部曲中就已经有所表现。在尼古林卡的形象里，已经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社会道德理想和思想矛盾的萌芽。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涅赫留道夫是尼古林卡年长的好友。他在尼古林卡的心里唤起了“狂热地崇拜美德的理想和坚信人的不断改善自身的使命。”既然改善全人类，消灭人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幸，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改善自己，吸取一切美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似乎也是非常

轻易且简单的事情了。”（《幼年·少年·青年》）托尔斯泰对劳动人民、对农民的同情、对上流社会、对贵族地主生活的批判，在三部曲里，也已经有所表现。

三部曲里出现的劳动人民，都是善良的。作家以动人的笔调描绘了尼古林卡的保姆娜塔丽亚·萨雅斯娜的形象。与此同时，作家却揭露了上流社会代表人物内心的丑恶、空虚和冷酷。

托尔斯泰在三部曲里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杰出才能，对人民的同情，在短篇小说《袭击》、《伐木》等作品中，有了进一步地发展。这些短篇小说，是作家根据自己的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战争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写成的。在这些短篇小说里，作家把普通人民作为真正的主要人物来描写，作家在作品中着重描绘的，不是战争的外部现象，而是人们在战争中的行动，人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这一切，在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的几篇特写中，反映得更为突出。

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在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的探索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些特写里，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史上，开创了描写战争的现实主义传统。俄国的乃至后来的苏联革命文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优良传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里，作家仍是把人民写成保卫祖国的伟大力量。作家形象地表明俄罗斯人民，那些普通的士兵和爱国的军官，在坚定地、安详地为保卫祖国而战。在赞美普通士兵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作家勾画了一些贵族代表人物的丑恶面目；他们在士兵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严峻时刻所拼命追逐的却是升官发财、是虚荣、是种种自私自利的可鄙目的。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里，作家对人物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十分出色。这一切，都表

现了作家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表现了作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

对既是作家又是地主的托尔斯泰来说，农民问题，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起，就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了。作家始终注意农民问题。但是，在五十年代，他基本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认识和对待这个重大社会问题的。他主张立即解放农奴，是因为他确信不这样做，势必要发生反对地主的可怕的农民暴动。他同意解放农奴是有条件的，他提出以赎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而农民要求无偿得到土地。这都表明托尔斯泰在当时是站在跟革命民主主义截然不同的立场上。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所追求的，是调合地主和农民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是既想保持贵族地主的特权，又能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和谐。这当然是幻想，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托尔斯泰的这种立场，在他一八五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有鲜明的反映。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又一个涅赫留道夫，带有自传的性质，是一个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地主。他想“帮助”农民的努力都失败了，实践向他表明，他想成为农民恩人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地主和农奴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屠格涅夫说的：“这篇故事给人的，主要是道德上的感受——只要农奴制度还存在，就不可能有双方面的接近和了解，那怕要求接近的心愿完全无私和极端诚实。”

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他在《琉森》中，第一次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此后，作家在许多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小说、剧本、政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越来越猛

烈的批判。

在中篇小说《哥萨克》里，作家第一次提出了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跟地主贵族世界决裂的问题，发出了贵族平民性的呼吁。作家把城市贵族的生活跟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对立起来，批判城市贵族资产阶级文明，赞美接近大自然的、纯朴的、原始、单纯的生活和道德原则。托尔斯泰把哥萨克人的生活，写成是一种可以跟上流社会的污秽生活对抗的健全生活。这是托尔斯泰在形成宗法制农民生活理想之前的一种生活理想。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贵族应当向往的生活。从中可见，作家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明显的。

托尔斯泰的思想及其内在的矛盾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里，也有明显的表现，既显示了他思想中有力的方面，也暴露了他思想中软弱的方面。《战争与和平》表现了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新生道路的探索。托尔斯泰在三部曲、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哥萨克》等作品的创作中发展和积聚起来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使他能比较正确地对待人民的历史作用，确认决定祖国命运的是人民的力量。

这个长篇包含有论战的性质，在俄国更新的道路、俄国社会的理想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表现了托尔斯泰跟六十年代革命者相左的观点。但是，在对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基本认识方面，对俄国人民在驱逐拿破仑侵略军、保卫祖国伟大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威力的赞美方面，他又是跟六十年代的进步的人们一致的。作家表明，是俄国人民挥舞着：“人民战争的巨棒”，保卫了祖国和民族的独立。在作家笔下，鲍罗金诺战役的胜利，首先是人民的胜利，是人民崇高的爱国精神的胜利。关于人民是决

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这个思想，还体现在作家对人民游击战争的描写之中。这是人民自发奋起抗敌的斗争。作家描绘了一些鲜明动人的游击战士的形象。

托尔斯泰关于人民力量的描写，还体现在对俄军天才统帅库图佐夫形象的塑造方面。在作家笔下，库图索夫正是人民爱国精神和无穷力量的体现者。他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意志和需要。另一方面，作家宿命论的思想，认为世界大事的发展是上天预先就决定了的思想，在他关于库图佐夫的描绘中，也有反映。降低理性，不相信理性，重视本能，是托尔斯泰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一个弱点，这种弱点跟他的宗教理想、跟宗法制农民的思想是联系着的。这种思想在安德烈、彼尔的形象中都有反映，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普拉东·卡拉达也夫的形象之中。卡拉达也夫，为人敦厚，逆来顺受，对生活抱宿命论的态度，对善与恶一视同仁。这是托尔斯泰理想化了的一个农民。这是一个不觉醒的宗法制的农民。在卡拉达也夫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卡拉达也夫形象的塑造表明，作家关于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托尔斯泰在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对贵族阶级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中，他还站在地主阶级一方。《战争与和平》中写了四个大家族。他以赞美的态度描绘了劳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三个家族中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的人们。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憎恶的态度揭露和批判了库拉金一家的腐化、堕落。他们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拼命追逐的完全是私利。作家在安德烈和彼尔的形象中表现了贵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人物的精神探索，实际上也包括

作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在内，而在娜塔莎这个优美的妇女形象及其变化中，又体现了作家关于妇女、爱情、家庭幸福的理想和偏见。作家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表现的妇女观和家庭观，显然，是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一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对立的。托尔斯泰的这种妇女观和家庭观在以前的中篇小说《家庭的幸福》和此后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都有反映。当然，表现的角度各有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家庭理想，却是基本一致的。

《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发展了托尔斯泰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在对人物内心世界奥秘的探索，对战争的现实主义描写等方面，都表明托尔斯泰的艺术技巧有了新的发展。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战争与和平》之后的又一佳作。不过《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历史题材，《安娜·卡列尼娜》所写的却是现实生活。《战争与和平》主要写民族矛盾，而《安娜·卡列尼娜》所写的则主要是俄国内部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作家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中，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冲突，贵族阶级瓦解的征兆，并且比较集中地描写了由上述冲突决定的作为社会最小构成单位的家庭形式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给人们造成的种种不同的命运。资本主义的势力冲击着整个俄国社会，也渗入了家庭。托尔斯泰在这部长篇中表现出的宗法制的家庭法规和道德原则，是不足取的，然而，他关于城乡贵族家庭内幕的现实主义描绘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极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巨变。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这是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结果。

俄国社会矛盾的发展，促进了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他的人道主义，基督教博爱主义，他对贵族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罪恶日益加深的认识，他对人民苦难的了解和深挚的同情，这一切思想的不断发展，最终使他从贵族地主阶级的这一边，转变到了对立的一边，即宗法制农民的一边。他抛弃了他所由出身的地主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上，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地批判。这是托尔斯泰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俄国社会生活发展在托尔斯泰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如列宁所说的：“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①

在托尔斯泰晚年，他的艺术批判力量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这无疑是在托尔斯泰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更是他精神探索的结果。以亿万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亿万农民发表意见，这是托尔斯泰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而同时，他思想上的局限，他的宗教人道主义，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反动主张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在他晚期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复活》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八十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疯狂地压榨和迫害人民大众。人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沸点。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性质，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更加突出地暴露在人民的面前。人民已经从不满发展到反抗。工人阶级在成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形成。革命者已经在社会中出现，引起人民注意。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俄国

贵族阶级地分化瓦解过程也加快了。俄国贵族阶级的这个瓦解的征兆，被托尔斯泰敏锐地捕捉到了，并以涅赫留道夫这个卓越的、独特的典型概括了起来。统治者的腐朽，人民的苦难，在《复活》中也有令人信服的、生动的描写。作家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沙皇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托尔斯泰从沙皇的法庭和法官的黑暗腐败写起，写到法律的反动本质，写到付省长马斯林尼柯夫以及高级官僚柯尔查庚之流的群丑，彻底否定了整个沙皇国家机构。托尔斯泰对官办教会伪善本质的揭露，同样是毫不留情的。他以真实的细节和冷静的叙述告诉人们：加强宗教神父活动目的是捞到一所住宅和三千有价证券，而促使教堂执事进行宗教活动的是各种宗教活动的仪式都是有固定价格的。这样的教堂执事甚至连教义都记不得了。而宗教会议议长对宗教事业的态度则是：他看待他所维持的宗教就跟养鸡的人看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一样。因此，托尔斯泰于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被沙皇政府的宗教院开除教籍，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托尔斯泰已经成了无神论者。托尔斯泰所极力反对的，只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官办教会。托尔斯泰无情揭露的，是与官方勾结、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的宗教和宗教徒。与此同时，他却又信仰“真正”的基督教教义，永恒的道德宗教。

在《复活》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他触及了沙皇官办教会跟沙皇反动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沙皇本人及高级官吏们：“虽然含含糊糊却的确感到（宗教）信仰在维护着他们残酷的职业”。在《复活》中他指出了沙皇政府法律的阶级实质：“法律，在我看来，只是维护对于我们阶级有利的现有秩序的一种行政工具。”他指出了农民落到赤贫地步的真实原因：“贫穷的原因是和白昼一样